

徽州与衢州：江南城乡的片断记忆

——稿本《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初探

王振忠

摘要：《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是在徽州新近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作者江南春出身于商人家庭，本身亦从事商业活动，在其各类记载中，尤以衢州和徽州城乡的记述最为生动，特别是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描摹，既有本土和侨寓地的各类神麻，又有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从中可见商人与信仰传播的密切关系。由此，亦颇可窥探十九世纪中叶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徽州士商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

关键词：徽州；衢州；江南春；江南城乡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3-0153-10

作者简介：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200433）

笔记类文献，因其体裁长短不拘，有闻必录，记叙的内容可以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因此，阅读此类笔记，往往能够较为深入地感受一时一地的文化气息。有关徽州的笔记现存者并不多，比较著名的如专记太平天国史事的《凤山笔记》、专记一地掌故的《休宁碎事》和《歙事闲谭》等，已为学界所熟知。此前，笔者在皖南觅得一册未刊稿本，内容是徽州士商江南春撰写的《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该书以蝇头小楷抄写，字迹较为潦草，原书头尾稍有残损，但全书近六万字，内容极为丰富，从中颇可窥见清代一个徽州士商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

一、稿本的作者及生平

《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的作者江南春（1788—约1856），自称“江子”，是徽州府婺源县晓川（今江西省婺源县江湾镇晓起村）人，与著名官僚江人镜为同族。对此，光绪《婺源县志》卷26《人物·文苑二》记载：

江南春，号梅屿，晓起人，增贡生。少失怙，事嫡、庶生母，咸得欢心。时弟才九龄，倍加友爱。弱冠邑试冠军，补博士员，乡闈三荐未售。……工篆画，尤精岐黄，医不受谢。倡造水口文昌阁及石碣栏杆，捐置祠产不下千余金，备荒平糶，纂修宗谱。著有《周易图考》《孝经训蒙辑解》《时令汇典大全》《历朝诗选一隅》《敬修医说》。刻有《静寄轩诗钞》^①

对于上述的描述，民国《婺源县志》基本上予以照录，只是个别文字稍有不同。从中可见，江南春是个生员，擅长篆刻绘画，医术高明，而且著述甚丰。另外，从他在族中公益事业方面的

收稿日期：2010-11-25

①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8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7页。

作为来看, 其人应当颇有资财。根据《静寄轩杂录》第14则《祭庶妣程太安人百岁冥寿文》对其家世的介绍, 可知作者出身婺源木商家庭, “斯时也, 木业正隆, 浙、闽交游, 咸为制锦, 堂构一新, 四壁辉煌”, 由这段描述来看, 江南春的童年时代正处于家庭商业最为鼎盛的黄金时期。《静寄轩杂录》第62则《同命不同命》还介绍, 江南春于嘉庆乙亥(1815)应郡试, 丁丑(1817)入邑庠, 庚辰(1820)得补增广生, 此后他在科举上并未能更进一境, 而是终老诸生。其人曾游历杭州、苏州、江宁、饶州、广州等都会, 寓居衢州府数年, 似乎亦是从事木材生意。当然, 此外的更多时间, 他可能仍然留守于婺源乡间, 以耕读为生。因此, 除了本地经验外, 外出游历的所见所闻, 也成了《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一书的重要内容。

关于江南春生活的年代, 《静寄轩杂录》第14则《祭庶妣程太安人百岁冥寿文》中提及: “戊申岁, 父五十二岁生春”, 据此可知作者生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 1788)。同则提及“今年春六十有六, 纬(作者之弟)六十有三, 以是和协之日短, 而追随之日近”, 可见撰写该寿文时, 当为咸丰三年(1853)。纵观书中记载的内容, 基本上是到咸丰五年前后^①。

有关江南春之作品, 婺源县图书馆陈五元编有《婺源历代作者著作综录》一书, 共列有江南春的著作八种, 其中提及: 1、《静寄轩外集》十卷, 清咸丰元年(1851)敬修堂东溪程记源、游冠英刊本; 2、《静寄轩诗钞》十六卷, 清咸丰元年(1851)敬修堂东溪程记源、游冠英刊本^②。不过, 从网上拍卖资料的实物图片来看, 《静寄轩诗钞》有道光己酉(1849)敬修堂藏板。另据笔者收藏的民国六年(1917)“省斋查辅绅日记”, 其中十二月条某日提及: “早晨读《静寄轩诗钞》见其所为诗, 不独多情, 且慷慨超群, 令人爱煞”。可见, 《静寄轩诗钞》在当地应有一定的受众。而从《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涉及内容的时间下限来看, 该书为《静寄轩外集》之后形成的文字, 因此, 应当是江南春未曾刊刻的稿本^③。

二、稿本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价值

晋人陶潜有《停云》诗: “静寄东轩, 春醪独抚。”南宋陆游《渔隐堂独坐至夕》亦有: “三尺桐丝多静寄, 一樽玉濯足幽欣。”所谓静寄, 也就是优闲地寄寓、依托之意。作为笔记, 《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中有不少怪力乱神的内容, 个中不乏对《聊斋志异》的仿作。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清代著名的志怪小说^④, 受到许多人的追捧^⑤。在徽州, 有人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摘抄此书, 如古歙江绍莲即有《聊斋志异摘抄》; 又有人细细地评点该书, 如嘉庆年间在歙县教书的浙江淳安人方舒岩, 就曾评点过《聊斋志异》并将类似的徽州故事附于相关的篇什之下^⑥, 这就是现存的《聊斋志异方舒岩批本》4卷^⑦。另外, 一些笔记也有明显模仿该书的痕迹, 如本文介绍的《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即是相关的著作。

嘉庆十三年(1808), 江南春就在杭州的酌春堂读过《聊斋志异》至道光七年(1827), 他

① 《静寄轩见闻随笔》第68则《歙令廉公死节诗联》提及: “歙宰廉星瞻讳驥元, 行一, 直隶顺天河宁县人, 甲寅十一月莅任, 乙卯二月初六日休城邑陷……”甲寅、乙卯即咸丰四年(1854)、五年(1855)。《静寄轩见闻随笔》第73则《红毛出天主教》条, 提及咸丰五年(1855)。

② 《婺源历代作者著作综录》, 婺源县图书馆(内部发行)1997年版, 第82页。

③ 除了《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之外, 据网上拍卖《静寄轩诗钞》的书商自称, 他手头尚有太平天国时期江南春的《闻警日记》稿本。另, 笔者还收集有一册道光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840-1848)江南春在开化的诉讼案卷, 全称作《土豪余进生谋口(夺?)押产、飞税脱印、截夺租谷、毁苗械劫、盗卖玩法全案》, 共计91600多字, 收录约180件文档, 包括诉讼双方呈文、中见人证和官府批词文牒。从中可见, 江南春亦叫江纹, 在衢州开化县十七都芳村地方承有祖遗庄田。

④ 《聊斋志异》的第一个版本——青柯亭本, 就诞生在严州(建德梅城)。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聊斋》, 说“乾隆未始刊于严州”。

⑤ 徽州末代秀才詹鸣铎的小说《我之小史》中, 即有四处提到《聊斋志异》。

⑥ 此即安徽省博物馆所藏清抄本《聊斋志异方舒岩批本》4卷, 参见汪庆元《徽学研究要籍叙录》, 载《徽学》第2卷(2002年), 第376-377页。

⑦ 汪庆元:《徽学研究要籍叙录》, 载《徽学》第2卷(2002年), 第376-377页。

再次阅读《聊斋志异》及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之夏,作者在衢州时,有一亦儒亦商的歙人王祖,“怜舍孤寂,进《聊斋》数本”,阅毕,江南春深为感叹:“有异事还须异笔,模蛇神牛鬼,岂虚无君,真勘破人情者,世尽山精与野狐之句,喜其叙事详明,笔亦大雅不群,然其事之有无不究也”。虽然说是“其事之有无不究”,但对于《聊斋志异》中提及的故事,江南春还是忍不住作了求证^①。除了《聊斋志异》外,书中也经常提到袁枚的《齐谐志》和《子不语》等^②,这当然反映了该书的旨趣。不过,如果单单只是对《聊斋志异》等书的仿作,那么,《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的价值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实际上,该书有着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1 徽商在侨寓地的活动

明清以来,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徽州人呼朋引类,所到之处,纷纷建立会馆、公所。江南春就指出:“徽国文公祠,天下省城都会皆有之,何独衢州而有之哉?余所见者,杭州、苏州、江宁、饶州,而粤省城内外即有三焉;所闻者,汉口镇、浮梁镇,其最著者也。”^③杭州、苏州、江宁三地是婺源木商极为活跃的场所,特别是江宁的新上河,更是江南木业的中心,大批婺源木商麇聚于此。而饶州、广州,则是婺源杂货商人、茶商活动最为频繁的地点。这些地方,都有徽国文公祠,亦即徽商兴建的会馆。而上述的五处徽国文公祠,也都是江南春亲历所见的。在衢州,亦有新安书院(即徽州会馆)。作者多年侨寓衢州,经常住在新安书院中,其居所称作“居然”^④。他对于新安书院及其附属设施,有着深入的了解。江南春在《华园冈义冢序》中指出:

……邑之西门外三里许,有山名华园冈,道光七年歙人汪某置税若干亩葬祖,不果,捐入书院,以公同好,……夫书院以安生而无以安死,于是知事者集议,谋为义冢,亦古人免尸骸暴露之遗意也。徽人士踊跃输将,左建厝,所以贮容棺,俾岁时伏腊得祭扫;右创新福庵,供奉地藏王佛,中元节后延僧大放焰口以超生,罄无不宜。历年既久,厝屋崩折,庵宇欺[欹]斜,……道光丙午汪乐山翁毅然集众人谋,于毗连山径之下,续置税若干亩,宜于凹迁庵以避风,宜于坳移厝以革水,宜于中建客堂以居住持守坟之人,城乡镇市输将恐后,鸠工庀材,土木大兴,计期竣事,堂哉皇哉。我徽人士好生安死之心,庶几其稍慰哉。然不有章程,何以善后?金议规条,并创建之由,守成之法,镌之于石,以质同人,同人皆曰宜。^⑤

上揭的记载反映,华园冈义冢肇端于歙人汪氏的置产葬祖。道光二十六年(1846)九月,华园冈义冢建成,江南春受托题额“畅叙幽情”,并为之联曰:“永夕永朝故土人情联太末,好山好水异乡风景胜新安”。“太末”即会稽郡的太末县,三国吴以大末县改名,治所在今浙江省龙游县龙游镇。翌年,江南春应邀前往华园冈义冢,但见“墙屋鳞次,石柱齿排,暖日烘窗,烈风隔壁,中安土地神,祠旁立各幽魂木主,左停男棺,右栖女椁,横亘数十步,见之而凄然意索、悄然神伤者,厝所也。外则隆然凸然,新土未干,不计其数者,则今年之葬者也”。为此,他作有《游华园冈记》以记其事。前文中提及的汪乐山,为婺源鸿溪人,系江南春的外叔祖。他在道光二十六年对义冢的扩充,是在活跃于衢州一带的徽州典商、盐商以及其他商厮商伙的支持下完成的^⑥。

关于徽州旅棧所,民国《衢县志》指出共有三处,“一在七里凉亭,一在花园岗,俱名新福庵。民国初,徽商项槐,又在城北五里赵家坂新建旅棧所”。其中的“花园岗”,显即江南春笔

① 《静寄轩见闻随笔》第19则《居然客窗记》。

② 《静寄轩见闻随笔》第21则《陆小姐庙墓》。

③ 《静寄轩杂录》第10则《衢州徽国文公祠记》。

④ 《静寄轩杂录》第3则《居然客窗记》。

⑤ 《静寄轩杂录》第4则。

⑥ 《静寄轩杂录》第6则《汪乐山外叔祖序》。

下的华园冈义冢。

在江南春生活的年代,浙西的金、衢、严各地是徽州人活动的重要场所^①,除了新安书院这样的徽州会馆外,还有其它的一些组织,也与徽商有关。道光二十四年(1844)秋,作者有事前往衢州,住在新安书院内。根据他的观察,衢州城内的周宣灵王之庙极多,都是在三月四日、四月八日作为周王的诞期,“盈街塞巷,张幔演戏,直至五月无虚日”。当地人传说,在众多的周王庙中,只有朝京门内之庙,据称是周王肉躯之所在,与天宁寺定光佛的肉躯一样有名,最著灵异^②。相传头门外的两座石狮,是由徽州人士自皖南运至庙中,并创为狮子会,“较之他庙他会为盛,至今遂为徽人之庙”。每年九月十三日张灯结彩,礼拜演剧,已经历行多年,当地俗谓“遍地徽州”^③。在明清时代,江南一带素有“钻天龙游遍地徽州”之谚,龙游亦即衢州府的一个属县。此处的“遍地徽州”,则是指与徽州人有关的周宣灵王信仰。有趣的是,由于徽商的关系,周宣灵王庙与徽州会馆的关系颇为微妙:

各都会皆有徽州会馆,供奉朱夫子。衢之西街,徽会馆在焉,每岁九月十五日为夫子诞期,张灯结采[彩],礼拜演戏,以故会馆值年之人,即狮子会值年之人。所供献夫子者,先供献周王,演戏于会馆者,先演戏于庙,取其便也。独是会馆中堂奉夫子,而左奉周王,右奉财神,宜乎会期以夫子为之主,而财神则从简焉。……周王诞期,分夫子之供献于庙者,胡不分庙之供献于会馆之左之为当乎?演戏于会馆者,先演戏于庙,胡不以演于庙者,而后演于会馆之左之更便乎?无怪外人之礼拜者纷纷攘攘,不之会馆而之庙,而徽之人士及会馆之值年,亦纷纷攘攘,且舍会馆而往庙矣。

这里提到,徽州会馆的中堂是供奉朱熹,左边供奉周宣灵王,右边供奉财神。这种排列颇为耐人寻味,朱熹祖先出自徽州婺源,为新安理学的鼻祖之一。徽州会馆祀奉徽国文公朱熹,是徽商以儒商自许而高自标置。中堂右边供奉的财神,凸显了徽州会馆作为商人会馆的特征。而中堂之左的周宣灵王(简称周王),则是新安江—钱塘江流域最受崇拜的神祇,徽州俗谚有“生在严州,死在衢州,显圣在徽州”的说法,清乾隆时人吴梅颠的《徽城竹枝词》曰:“庙建黄坑(俗讹为洪坑)神所依,周王有帽却无衣。年年九月十三日,显圣徽州难自肥”^④。此一神祇由钱塘江下游的杭州,逐渐溯江而上,形成皖南与浙西共同的信仰。到江南春生活的时代,衢州是周宣灵王信仰的一个中心。文中提及,每逢周王诞期,是将供献给朱熹的供品,先奉献给周宣灵王;将在会馆所演之戏,先在周宣灵王庙中上演。对此,《关帝乩签》亦指出:

道光廿四年甲辰九月十三,周宣灵王圣诞,衢水西门外,王之庙在焉,其感应异于他庙,说者王之肉身是在是也。其庙之门外左、右二石狮,徽人造之,驾舟运至,创为狮子会,而庙遂为徽有。文公徽国文公祠亦在西门,岁以九月十四日起为文公会期,悬彩张灯演戏,每先一日,以文公祠所有先设于庙为王寿,而文公座左亦奉王,冷漠如故,余以为世态炎凉,舍近求远,欲挽回而不得,故《衢州杂咏》有“昨夜文公亲语我,后人无介不轻佻”句也,届期先拜祠,奉之王,而后入庙求签以归,捧签诗而寻绎

① 民国《衢县志》在述及当地方言时专门指出:“店友曰夥计,徽人则通称之日朝奉。”(第844页,郑永禧纂修,《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84号,1929年辑,1937年铅印本,成文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民国《衢县志》亦指出:“邑中奉祀周王者约有余处,以西门及后街为最古。西门亦分内外两庙:内周王在灵顺坊,亦称大周王;外周王在朝京埠,或云神之真身原在城外,咸丰兵燹,移入入城后街周王庙,俗称小周王庙。缘有前代神像仅只尺余,据庙中旧碑,亦名孝子祠。明万历二十五年,里人因迭显灵应,大其祠宇,道光十七年加以扩新,古像供于南市行宫庙……,又,通仙门狮桥亦有周王庙,城东樟潭、高家两镇亦均有周王庙,则嘉庆后舟人贾客为之也。”(卷4《建置志下·坛庙》,第376页)该书另引康熙县志曰:“俗以三月四日、四月八日为神诞辰,各坊隅分曹为社会,置行台迎神举祀,每社各有其所立之像,不相混杂,其迎神所驻,辄于通衢张幔植台,演剧以乐神,日每十余处,昼夜相接,至仲夏乃罢。”(第376-377页)

③ 《静寄轩杂录》第8则《衢州周宣灵王庙记》。

④ 徽州文献课题组:《徽州文献与〈徽人著述叙录〉的编撰》,载《徽学》第1卷(2000年),第383页。

之。^①

前文提及, 在衢州城内周王庙相当多, 三月四日和四月八日是周王的诞期。不过, 上述两则又称衢州西街(衢水西门外)最著灵异的庙宇中之周宣灵王圣诞在九月十三, 早于文公会期一日。该庙头门内的石狮两座, 是徽州人从徽州运到庙中的, 徽州人还创立了狮子会, 狮子会比衢州其它的庙会更为繁盛, 以致于该周王庙后来竟成了徽州人的庙宇。每年于九月十三日张灯结彩, 礼拜演剧。由于九月十三较朱熹的诞辰要早两天, 所以对周宣灵王的祭祀颇有喧宾夺主之势。

在明清时代, 徽商与周宣灵王信仰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晚明, 冯梦龙《智囊补·明智·剖疑》就提及: “郡杨山太尉庙, 在东城, 极灵。专主人间疮疖事, 香火不绝, 而六月廿四日, 太尉生辰尤盛。万历辛丑、壬寅间, 闾门思灵寺有老僧, 梦一神人, 自称周宣灵王, 今寓齐门徽商某处, 乞募建一殿相安, 当佑汝, 既觉, 意为妄, 置之。三日后, 梦神大怒, 杖其一足, 明日足痛, 不能步, 乃遣其徒往齐门访之, 神像在焉。此像在徽郡某寺, 最著灵验。有女子夜与人私而孕, 度必败, 诈言半夜有神人来偶, 其神衣冠甚伟, 父信然, 因嘱曰: 神再至, 必绳系其足为信。女以告所欢, 而以草绳系周宣灵王木偶足下, 父物色得之, 大怒, 乃投像于秽渎之中。商见之, 沐以净水, 挟之吴中, 未卜所厝。是夜梦神来别, 既征僧梦, 乃集同侣, 舍材构宇于思灵寺, 寺僧足寻愈。于是杨山太尉香火, 尽迁于周殿, 远近奔走如鹜”^②。据此可知, 徽商曾将徽州本土的周宣灵王神像携往苏州闾门外, 并藉神庥托梦之机, 鸠工庀材, 捐资兴建庙宇。由于在徽州, 周宣灵王是以药神的面目出现, 故而与“专主人间疮疖事”的杨山太尉形成竞争, 甚至打败了后者, 这可能与徽商的财力有关。民国时期侨寓江苏南翔镇东市的徽州人汪德垣, 写有一份《众神纸马》其中就提及周宣灵王尊神。周宣灵王亦被视作是徽州本土的神灵, 在有的地方, 周宣灵王庙甚至成了徽州会馆之所在。如清代在徽商麇聚的淮安河下之莲花街, 即有周宣灵王庙, 为徽州人所建, 以栖同乡之士, 此即新安会馆。

江南春在衢州生活过多年, 他对衢州当地的其他神庥也多有描摹, 如有关三圣庙, 他就写道: “三圣庙, 衢郡所在有之, 惟地名长竿林者, 灵应特异。……神于衢人家多供奉之, 或楼上, 或堂上, 而为之龛, 或隙地, 或墙隅, 或木或石, 而为之座, 神即奇焉。凡造新房屋、开张新店, 不先安神所在, 则日夜扰攘, 抛砖掷石, 惟默祝供奉焉, 则晏然无事。或与妇女私通往来, 与常人无异, 亦成胎孕, 诞弥厥月, 亦有养育之成人者, 不则拖置庭中, 神自抱去。余尝闻苏之五通神, 其祸福奸淫, 迨[殆]有甚焉。我婺城之西门李将军庙, 大都似此, 迨[殆]本地妖邪凭依为祟, 以蛊惑人而邀求香火酒食”^③。三圣庙之神庥, 从其事迹来看, 颇与苏州著名的五通神相似。在徽州民间文献中, 也多有三圣庙的记载(如相关的对联等)。作者此处特别指出“开张新店”必须安神所在, 否则便会日无宁晷, 这可能与徽商的活动有关。其中提及的婺源西门的李将军庙, 在书中另有《李将军》条:

邑有神名李铁鬼者, 由来已久, 或传为德兴痘殇之童, 其母思之不置, 刻像祀之, 遗于路, 婺人拾以归, 遂为祟, 乃立庙于西关外环村, 邑人常宰牲演戏以媚之, 祈祷不绝迹。或入人家, 因喜怒摄物来往, 甚则奸淫放火, 见形状为人畏, 凭人言为民害。乾隆壬申七月, 董姓领袖士民具状, 诉于郡守济源何公, 怒檄焚其像, 奉关帝神像以镇之, 再牒广信真人府, 永毆[驱]除之, 府索重赏, 方许永禁鄞都, 否则幽禁三年, 恐复来。三年果至, 火董屋, 祟愈甚, 宛平沈公复为立庙西关, 称将军, 香火益盛, 殿宇庄丽, 后寝塑夫人像并坐, 梨园尤德之, 演剧不绝。庙前建戏台, 崇奉踰昔, 威稍敛。相传不来东乡, 到秋溪与胡元帅搏负者, 则是夜将军胜之, 帅以假足受刑; 元帅

① 《静寄轩见闻随笔》第14则《关帝乩筮》。

② (明)冯梦龙:《智囊补》卷7,清三槐堂刻本。

③ 《静寄轩杂录》第12则《三圣庙记》。

胜，则其足（引者：此“足”字疑衍）神足之跛，元帅伤之也。皆儿时所闻也。^①

此条文字记载极长，略引如上。该条由作者的二婿俞质讲述，所谈的均为怪力乱神^②，虽然荒诞不稽无可对证，但其中亦折射出婺源当地的乡土背景。文中的“或传”，是指李铁鬼一种说法是来自江西德兴，那里与徽州婺源接壤，两地的风俗信仰历来相互影响（如五显神即源起于德兴）。在该条中，除了频繁出现的婺源地名外，还提及鬼魂附身，“或附其女言亦粤人音，所言尽粤事，凰固买妾于粤，住粤多年故也”，这显然曲折地反映出清代婺源与广东的商业贸易。在清代，婺源有不少民众前往广州，有的从事洋庄茶叶贸易，有的经营墨庄，有的开馆行医。迄今，在婺源，还时常能发现一些粤语教材，这些，都可以作为上述史料的一个背景。

婺源人除了赴广州从事茶业贸易之外，还前往江南各地经营木材生意，由此对相关的民间信仰亦多有涉及，这在该书也有所反映。书中记载了李氏四真人的事迹：婺源理田人李玉琳，“自幼慕道游访，一日诣邑灵顺庙，遇一人患疯癫，搔不辍手，臭秽不可近，呼琳名甚倨，琳迎拜愈恭，索酒食，琳敬进之，命食其馐，毕曰：‘是子可教，来年是日期我于此。’琳如期往候之，果至，则授以《玉皇经》教真文符篆讫，忽不见。自是召将驱雷、拯灾祷雨，无不响应”。书中接着提及有关其人的诸多奇迹，如某年秋雷电大雨，地溃山摧，许多村落都遭受严重的破坏，只有李玉琳的铁诰所镇，“居民独安”。某年三月，他晨兴沐浴，呼其子道轩，授以道书秘籍，端坐而逝，据说“鼻出两玉筋，其长及膝”。道轩子承父业，得其真传，“禁邪祈雨，犹多奇验”。其孙真祐，也能世传其术。书中特别提及其曾孙祈福旅经武林的一次法事：

时大旱，百祷不应，守官请祈祷，曰：“本无雨，何处请之”。不信，强之，因设坛作法，霖雨立沛，曰：“无奈何，向西湖借来，不知何日能还也。如不信，请于各处验之”。然。是日之雨，并有苔草及鱼虾，视西湖水独浅，水迹犹存，一时传颂，有“暂借西湖水救活杭城百万家”之语。杭人建庙江头洋洋桥，崇奉血食，祷祀至今不替，曰“灵麻庙”。余家号屋亦在洋洋桥之中街，与资福庙邻，访灵麻庙，果然，其楹句多有借水事。又一年，福知大旱不可解，先至真人府，见龙，盗之归，真人旋命人追之，福涂之以墨，藏指甲中，搜之不得，养之大中窟，是岁，婺得幸免旱灾。又传大江中有缆箴精为害，凡木筏至，兴波作浪，福至大姑山，遇而灭之，相传所用之剑尚贮祠中，以为古玩，尽力拔之，出五寸，光芒可畏，而符箴犹有存于者，惜无人知所用也。

“李氏四真人”条，记述了一个道士世家的事迹。婺源因地处徽、饶之间，道教的发育既与徽州本土有着密切的关系，又受到江西的极大影响^③。迄今，有关婺源道士的宗教科仪还有大批遗存。杭州是徽州（尤其是婺源）木商聚居的地方，从乾隆年间开始，婺源人江扬言就在候潮门外创立徽商木业公所（亦称“徽国文公祠”），后其子又于江干购置沙地，上至闸口，下至秋涛宫，共三千六百九十余亩。公所收支由董事总理，每年于五月下旬，挑选木商中善书善算者数人共同查明，然后将结果誊清，并刊行征信录。由于婺源木商的聚居，与婺源木商有关的民间信仰亦颇为盛行。该条就讲述了一个道士的得道过程以及子孙世业的情况，特别提到李氏前往杭州祈福。“江头洋洋桥”，也就是杭州的江干洋洋桥，是大批徽商聚居的地方，此处提及“余家号屋亦在洋洋桥之中街”，也可印证江南春家中当是从事木材经营者。该则述及大江中有缆箴精为祟，破坏木筏运输一事，显然也与木商的经营有关。

除了中国的民间信仰外，见多识广的江南春也接触到来自西洋的宗教。《静寄轩见闻随笔、

① 《静寄轩见闻随笔》第31则。

② 空中掷物怪异之事，在民间所见颇多，清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5《灭烛寄》中亦有类似记载。

③ 婺源的道教，与休宁齐云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另外，它亦受到江西龙虎山天师道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婺源沱川余氏族谱》中，有一篇《送余君仁斋归东归隐序》其中提及余元启前往江西龙虎山学道，这对沱川此后成为婺源天师道的一个重要据点，可能颇有影响。参见王振忠《明以前徽州余氏族史管窥——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婺源沱川余氏族谱”及其史料价值》将刊《徽学》学术集刊。今按：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余氏族谱，注册为“婺源沱川余氏族谱”，其实，该书并非族谱，而是一册家族文书，故将书名打上引号。

《静寄轩杂录》中有两条涉及中外关系史, 一条是《天主教杂记》, 该条首先引尤侗的《外国竹枝词》, 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中有关欧罗巴、天主堂的记载, 接着又提及《瀛寰志略》和《遐迩贯珍》的内容。江南春是位比较复杂的人物, 其朋友为基督教徒, 对于基督教, 他似乎也颇有好感。其后, 江南春将其厦门友人的一封长信全文列出, 其中除了传教方面的内容外, 还提及基督教在厦门的发展情况。此外, 《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中还有一条《红毛出天主教》, 其中提到自己在咸丰五年(1855)就曾读到香港英华书院出版的《遐迩贯珍》, 不过, 从中亦可看出, 江南春对耶稣、天主教以及英国的地理方位、国家来历等均相当懵懂, 故而只是一味地将之与《汉书》等古籍记载相附会。

2 对徽州社会的描述

作为徽州的文人, 江南春所著《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一书, 对于徽州社会的描摹相当不少。如《程天保、洪应元、洪伯和合传》条曰: “吾乡俗例, 尝于社前一日, 具果以赛社。”这是有关赛社的记载。再如, 《似逐邪匪呈》条提及道光二十六年(1846)初夏, 浙江绍兴府萧山一带有“邪匪”散入各省, 他们在休宁一带“假冒僧道、商贾, 暗藏毒药凶器, 引诱孩童、孕妇, 或置毒于食物, 或强涂以封口, 采生拆割, 蓄毒杀人, 新闻异事, 不一而足”。而在婺源古坑、北乡红源等处, 也捉到类似的十七人。与此同时, 江湾晓起一带毗邻休宁, 根据时人的观察, “近日各村多有外路声口, 或卖梳篦、笔墨、果品等物, 或扮僧道、弹棉花、卖暑布、行医卖药、做戏法、打流星, 并有妇女看相、算命等人往来村落间, 络绎不绝”, 流动人口相当之多。为此, 江南春等人上书, 要求官府“准各村乡、镇市、文会、约保、衿耆, 周流传谕安寓、饭铺, 凡遇外处声音、形迹可疑之辈, 毋许收留住宿、置卖饭食, 细加盘查搜检, 倘有药物凶器, 许各村乡、镇市、文会、衿耆、约保预备傢伙, 聚众捉获送案。倘邪匪胆敢恃横拒捕, 准行处死勿论, 然后抬验, 并将检获之药物、凶器一并禀报, 该文会、约保、衿耆, 亦不得藉端生事, 以害本地良民”, 这是有关社会治安的记载。在传统时代, 徽州村落均有明确的界限, 有的村落前后均有水口, 水口处皆有路亭, 有其间建有各类庙宇, 一些庙宇在村界之外, 往往成了不少外来人员的聚集地, 他们常常被视作不稳定的因素。早在清代前期波及全国各地影响广泛的“叫魂”事件中, 婺源当地即曾颁布驱逐流丐、保境安民的招帖^①, 与此处的描述颇有几分相似。再如, 《弈中国手》提及江湾人江用卿, 为弈棋高手, “挟策游吴会荆粤, 足迹几遍天下, 卒无有敌者”。有人认为他因少游天台, 遇异人传授奥秘, “奇创变幻, 人莫能测, 称神仙焉”。其实, 从万历《歙志》的记载来看, 明代中叶以后, 由于徽商的崛起, 商业的兴盛, 使得徽州社会的生活日趋精致化, 当地的各种职业愈益专精。《歙志》将“艺能”分为数种, 即“文艺”、“奥艺”、“雅艺”、“清艺”、“绝艺”、“巧艺”、“奇艺”、“精艺”和“幻艺”几种。“文艺”是指书法、绘画等, “奥艺”则指医卜星相, “雅艺”包括弈棋、投壶之类。弈棋在明代中后期海内共形成四派, 即永嘉、京师、徽州和闽中, 其中, 以徽州派甲于天下^②。江用卿为江湾人, 与江南春所居的晓起接近, 他以弈棋闻名, 名重公卿, 也应当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中, 对婺源的自然灾害记载较多, 如《雷公》条说道光三十年(1850)三月二十九日, 婺源北乡江村岭上庙有夫妇二人同居, 被雷击, 夫伤重而妇伤, 皆未死。四月二十五日申刻, 天忽暗如漆, 大雨如注, 王村坦野中雷击死人。又如《怪风》条, 提及同年八月十三五龙山的大风, 肆虐于大官坑、裔村、江村和段莘等地, 屋倒压人致死。根据当代方志记载, 当地常年多见的是北风、东北风, 平均风速是1.5米/秒, 但因飚线过境影响而产生的大风有时会高达40米/秒, 由此造成的破坏会相当严重^③。再如《马熊》条提及咸丰元年

① 具体研究, 请参见王振忠《从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看“叫魂”事件》, 《复旦学报》2005年第2期。

② 参见王振忠《万历〈歙志〉所见明代商人、商业与徽州社会》,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5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婺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婺源县志》, 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 第74页。

(1851)绩溪、婺源等地的兽灾，绩溪受害者二三十人。婺源在当年九月，北乡东山村近五龙山有虎患，牛、猪、犬遇害不少。此外，《乙卯水灾》则记载了咸丰五年（1855）发生在婺源的洪灾：“乙卯年春无雨，水不上碣，自二月廿六夜大雨，桥梁被冲。西兵廿八日进城，多从北门，而东、西、南门不得渡故也”。此处的“西兵”，是指当时进入婺源县城的太平军。该条还指出：当年的三月初二夜，天上响着大雷，下起冰雹。五月五日、六日皆雨，尤其是晚上更下起大雨。到了初七卯刻，樟树被连根拔起，田园为沙所掩埋，禾苗遭水飘荡。官桥下村洪水入屋者高达四五尺，官桥头一带尤其严重，房屋遭冲坏，石桥崩卸，九人死亡，棺木漂泊。江南春所在的江湾市一带猝不及防，因水突然涨起，货物浸坏甚多。另外，他还指出：随近有一铸锅炉厂，积蓄二千余洋，一门九人湮没无存，其厂基漩为水潭。类似于此类惨烈的事情，尚有不少发生。徽州人素重风水：“又闻水发时，水面有火光十余点，色如鬼磷，绿色，不独旃坑人见之，官桥人亦见之，有数点也。世有卜地营葬者，必求佳壤以安骸骨，以荫后人。闻有一棺漂至余下村，无盖，尸散，刻有‘太学生汪有淇’，柩色新鲜，犹有气息，知是近时新丧。未几，段莘人赎去，舁以四人，上披红毡，一雄鸡立其上，舁至港头，先造一盖，俟其至而钉之，过港头，即有鼓乐迎归。又一棺漂至江砚坑地方，亦无盖无尸者，亦段莘柩，其夫贫，母家旃坑称少有与其妹，促其夫营求殡葬，不能舁归，余村岭下周姓是其戚也，给以买得山盖卜葬于此，其妹助之葬费二洋，命其女亲至岭下视葬，周与其妹亦戚也，即主其家。三十日，周共往，抬空棺至余文昌阁下，脱一旧衣，钉其盖，不与其女见之，至汪典光山葬焉，其世俗所称招魂入墓者欤。上坦亦漂去五棺，采弟之亲家与焉，漂至曹门，仍未赎回。大河、平潭，棺木浮水，虽远而不坏。段莘、小河、且岭、柄溪以下，石壁巉岩，棺无不坏，亦可慨也！”^① 此处提及棺柩被水冲荡的几个事例，并描述了招魂入墓的做法。咸丰五年的这次水灾，在婺源造成的影响极为广泛。上文提及官桥下村的灾情，还引发了官桥与寨山两地的诉讼纠纷，为此，官桥士绅朱氏、余氏、俞氏和程氏指责上游的寨山程氏开垦山地，引发了水土流失，从而造成当年水灾的惨状。

诚如《乙卯水灾》条开首提及的西兵入城，天灾之外，咸丰年间还有频繁发生的人祸。《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记述的时间下限在咸丰五年以前（1855），其中自然涉及不少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燹战乱。《西洋镜隐语》条就提及，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金陵夫子庙前有人设一西洋镜，镜中具四门，必需交洋一元才许观看一门。有乡人入城，思欲一阅而囊仅三洋，欲减其价而不得，乃出一洋窥第一门，见有一匾，上书“咸丰八年”四字，中设一床，床坐后生，年约廿余，两旁罗列者，皆戴红顶蓝水晶砖磬金顶，计有数十人。乡人观后，百思不得其解，亦颇为后悔。既而转念一想：既看一门，可能第二门会更为引人入胜。于是又出一洋，观第二门，但见阡陌交错，五谷丰熟，内容更比不上第一门。此人颇不甘心，于是拿出第三块大洋，看第三门，只见其内有杀人者不计其数，“血流滔滔，红波赤浪，腾沸不竭”。他非常害怕，而且也相当后悔。此时，身上所带的钱全部花光了，但还不清楚第四门光景如何。于是，他再三请求，但西洋镜的主人就是不肯，说这是不二价的买卖。最后，乡人脱衣质押，约定翌日赎回，始获主人首肯，乃启第四门，从中只见悬一对联，上书曰“不仁之人杀不仁之人”，一曰“仁人之人杀不仁之人”，十八字而已。乡人更不理解，于是索然而归。刚刚回到住所，便发现此前所质之衣及洋三元，仍然完好地放在房内，心中颇感疑虑。明日取洋一元想去赎衣，却根本找不到原先的那个人。作者接着写道：“明年庚戌，宣宗成皇帝晏驾，嗣主国号咸丰；又明年辛丑，粤西寇祸；又明年辛亥改元；自是侵两湖、袭金陵、蹂躏三江，杀人无算，旧年春三至我婺，今年春继至，民不堪命。幸时和年丰，斗米青蚨式百，三门俱验，所谓八年必待后王者中兴，四海始安靖耶，请拭目俟之。”关于南京的西洋镜，早在乾隆时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就记载：“江宁人造方圆木匣，中点花树禽鱼怪神秘戏之类，外开圆孔，蒙以五色琉璃，一目窥之，障小为大，谓之

^① 《静寄轩见闻随笔》第70则《乙卯水灾》。

西洋镜”^①。及至清代中叶以后，西洋镜更是极为盛行的娱乐工具，人们从中看到了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晚清婺源末代秀才詹鸣铎，曾在上海青莲阁看到西洋镜，“头一片即是裸体美人，花貌雪肤，动人春思”^②；在杭州，他也在戏法场旁见过西洋镜，镜内有“打老虎”、“东洋大雪”和“捉奸”等诸名目^③。而上述的这则寓言式故事，则预测了咸丰以后的兵燹战乱。

除了《西洋镜隐语》之外，《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中还有不少关于太平天国史事的实录。譬如，《徽州黟县遭兵燹之灾结恨谤诗二十一绝》条，就对当时官兵的胆小如鼠，作了辛辣的讽刺^④。与此同时，他对一些以身殉职的清朝官员，则高调予以赞扬^⑤。

3 其他

该书书中还有一些颇有价值的史料。譬如，《静寄轩见闻随笔》第15则《程仲卿审树》条曰：“丙午年，程仲卿元瑞江西候补时，以差事至某处，十二月，有信客负囊憩树下，以囊为枕，倦而睡，及醒，则囊已失所在，无处稽查，号泣不肯行，适仲卿过而问之，曰：‘约计信中三百金，皆人家所须以度岁者，贫不能偿，又不能少，误人匪浅。’跪求伸理，以解其厄”，这是有关信客的资料。明清以来，徽州一府六县都有一些人充当信客，为旅外同乡捎带书信银钱^⑥，上述的这个例子提及，信客一次携带的银钱多达三百两，极其可观。又如，《静寄轩见闻随笔》第21则《陆小姐庙墓》记载有徽州的痘神传说：

陆小姐为痘神，随园《齐谐志》载黑煞神营获其坟，江宁太守章攀桂为言其事。章，桐城人也。坟在桐城，农民汪廷佐耕田，发一古墓，得古鼎铜镜，携归，置几上，微有光，彻夜通明，与其妻宝之。亡何，汪入市，见黑煞面长丈余者，奋拳殴之，且曰：“我黑煞神也，汝盗发陆小姐墓，当罪。小姐者，元祐元年我安徽太守女，太守有善政，小姐夭亡，上帝怜之，属神护其坟墓，命小姐往徽州，司一路痘疫，汝敢因小姐外出而盗其所有耶？”言毕仆地，昇至家，痘发于背，小姐亦附其妻身，举家哀求，为延僧斋醮，小姐曰：“汝村农民既知罪，但将鼎镜还原，买棺安葬我骨，恕汝罪。我已为冥司痘神，应享香火。此段公案，须城中贡士姚翌佐人品端方，人所敬信，可倩其作记，立碑晓示村民，永昭灵应”。汪如其言，痘愈。余尝见种痘者奉侍痘神，多称娘娘，而不传姓氏，意者即陆小姐，特痘神中之一坎。

这是说太守之女陆小姐夭亡后，上帝令其司徽州一路痘疫。有人盗掘其墓，结果引祸上身，经延僧斋醮，方得禳灾。此一记载，是徽州痘神娘娘由来的一个传说。关于痘神娘娘，民国婺源文书中有《放神痘安天花娘娘对联》“神痘布群生枝枝清秀，天花开百树朵朵鲜妍”，横批为“玉润珠圆”^⑦。晚清民国绩溪杂抄中有天花娘娘文，也就是祭祀痘神娘娘的科仪^⑧。而歙县的文书中，则见有晚清民国时期的两册《敬谢娘娘帐》，为民间种痘的账册，其中记录了某日“下苗”，某日“解厌”，某日“敬谢”，各笔开销的记录巨细靡遗^⑨。其中的“娘娘”，亦指痘神娘娘。就目前所见，婺源早在康熙年间即有引种人痘较为详细的记录，及至嘉道年间，前往广州的商人，又陆续从岭南携回有关牛痘的书籍。因此，婺源人对于种痘的关注持续不断，在民间，种

①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1《虹桥录下》，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5页。

② 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第16回《游沪读赏烂漫春光，办自治结文明团体》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页。

③ 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第3回《倒石门旋及嘉善，返故里先过杭州》，第104页。

④ 《静寄轩见闻随笔》第76则《刺杨县主翼[绎]堂裕仁公诗一字至七字》。

⑤ 《静寄轩见闻随笔》第68则《歙令廉公死节诗联》。

⑥ 关于徽州信客，参见王振忠《徽商与清民国时期的信客与信局》，载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中心主办《人文论丛》2001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⑦ 慎思轩自集《杂文》婺源文书抄本。

⑧ 当然，《祭天花娘娘文》开首即曰：“致祭于天花田、柳、霍三位之神前……”，可见，绩溪的痘神娘娘似与婺源不尽相同。

⑨ 以上提及的诸种，均系民间抄本，私人收藏，拟另文探讨。

痘的同时, 还伴随着一些民间的仪式, 其中, 痘神娘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此外, 《静寄轩见闻随笔》第65则提及, 钱塘人徐荆, “辛卯举人, 自壬辰八卦礼闹不售, 历尽苦楚, 作《竹枝词》以自嘲”:

迢递京华隔几千, 年年风雪梦魂牵。田园典去添新债, 化作长安买路钱。
初来意气正扬扬, 名片纷投拜客忙。亲友欢迎僮仆敬, 人人俱是状元郎。
腰缠有限费张罗, 囊空其奈应酬何。长班遍会查踪迹, 无端红白分子多。
酒楼戏馆日开筵, 肥马轻裘尽少年。最是寒酸穷措大, 案头会墨苦钻研。
考具纷纷店面开, 谁知生意冷如灰。随时添凑无多物, 都向秋场借得来。
一纸纶音放试官, 清晨到处索名单。揣摩利器投时好, 准备胭脂画牡丹。
看牌各自到砖门, 向熟疏交几辈存。名姓模糊难更问, 祇缘闲话叙寒温。
会场夹带例原宽, 做贼心虚自胆寒。听得一声搜过了, 胸前小鹿始平安。
万瓦参差矮屋中, 东西来往路曾通。自从功令森严后, 进号都归鸽子笼。
昼长无事话芳邻, 贵姓高科语最亲。自叹频年科分老, 那堪更有老科人。
贴例须防不做情, 堂前打戳看分明。可知受卷诸僚属, 半是同年半后生。
秋场同登得意时, 云泥几载便分离。如今贫贱交情见, 还怕公然作老师。
满城飞骑报春雷, 红卷依然写一开。直到黄昏人定后, 痴痴犹盼得元魁。
下第情怀懊恼多, 誓焚笔砚懒消磨。几番欲罢何曾罢, 终了今科又下科。

上揭的《科场竹枝词》将应试举子之心态、举手投足描绘得栩栩如生。可能是屡试不第, 江南春对于科场阅历亦是感同身受, 故而饶有兴味地抄录了上述这首《科场竹枝词》。此份资料, 也就成了科举制度下民风土习的一个生动写照。

结 语

以上简要考述了江南春的生平事迹, 以及其人撰著的《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稿本之学术价值。大致说来, 《静寄轩见闻随笔》所语以怪力乱神者居多, 而《静寄轩杂录》则随手辑录个人的各类应酬之作(如谱序、题记、传略、呈文、家书、祭文和科仪等)。从中可见, 江南春出身于商人家庭, 本身亦从事商业活动, 在其各类记载中, 尤以衢州和徽州城乡的描述最为生动, 特别是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记载, 既有本土和侨寓地的各类神麻, 又有来自西方的基督教, 由此, 颇可窥探十九世纪中叶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徽州土商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该稿本的内容极为丰富, 更为详尽的研究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努力。

(责任编辑: 陈炜祺)

Huizhou and Quzhou Memories of Town and Country in Jiangnan

W ang Zhenzhong

Abstract JINGJIXUAN JIANWEN SU BI and JINGJIXUAN ZAILU is a book in manuscript newly found in Huizhou. The author Jiang Nanchun was born in a merchant family and did business by himself. In this manuscript we can find all kinds of descriptions on the religious belief an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rchants and the spread of these belief. We can also understand the social life and the spirit world of a Huizhou merchant in the 19th century when different cultures met.

Keywords Huizhou; Quzhou; Jiang Nanchun; Town and Country in Jiangnan